

周禮正義

冊
五

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司盟掌盟載之灋

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

伊戾坎用牲加書爲

疏掌盟載之灋者司盟之官法也注云載盟世子座與楚客盟

辭而載之於策案盟辭即載辭也詛祝云作盟詛之載辭注云載辭爲要辭之名賈疏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非也左傳哀八年

孔疏引劉炫謂載書不得單稱載亦非詳詛祝疏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者左僖二十五年

傳云秦晉伐鄭圍商密宵坎血加書爲與子儀子邊盟者杜注云掘地爲坎以埋之餘血加盟書其上是也曲禮孔疏云盟法先鑿地爲

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案孔說非也殺牲歃血所以申誓盟辭書於策

非用血爲書也又盟亦有不殺牲者穀梁僖九年傳云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是盟之變禮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案襄

二十六年左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痤內師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

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注云惠牆氏伊戾名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也詒讓案坎今本左傳作飲坎飲

聲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

盟則貳之

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

者寫副當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以下皆贊盟事以授六官凡與詛祝戎右為官聯邦國會同之盟封人所謂大盟也

凡大盟必在會同詩小雅巧言云君子屢盟毛傳云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箋云屢數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

謂之數即據此經為釋云及其禮儀者儀釋文作義云音儀盧文昭云義本古儀字詒讓案二鄭校定經本從儀不從義例詳肆師注陸

本非云北面詔明神者謂司盟於壇上北面以盟約詔告神也王制孔疏云如覲禮及鄭注所云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乃以會同之

禮見諸侯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敵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

儀北面而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案依鄭孔說則盟時盟神位在壇上南面司盟與同盟諸侯皆

在壇上北面唯王西面也注云有疑不協也者左昭三年傳鄭子太叔曰不協而盟謂王與諸侯不協或諸侯自不相協則盟以要之

也云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者覲禮注所謂尚著明是也案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有渝此盟以相及

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又襄十一年同盟于亭載書曰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杜注云二司天神羣祀在祀典者據此則盟神所眚其廣說文罔部說盟禮云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即

以左傳說此經之明神而司盟又作司命段玉裁謂司慎司命即大宗伯職之司中司命是也鄭此注云日月山川而不及司慎司盟等

者舉其明察者而言其實盟神不止此也云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彼注云

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觀禮又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盟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觀禮又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注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觀禮又云祭天燔柴祭山川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云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燭其著明者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案方明之神卽大宗伯所謂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也觀禮設六玉上圭下璧與彼文小異鄭注謂不以蒼璧黃琮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賈彼疏援此注以申鄭義謂非天地之至貴則日月山川之神故下文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金鶚云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爲日月謬甚典瑞考工記皆言禮山川用璋安得用圭乎案金說是也以禮經考之方明蓋古六宗之遺典大會同合諸侯而盟誓則亦合會羣神而詔告之通六方之神皆爲盟神其神衆多無所專主謂之方明總括之稱也日月山川雖亦咳於上下四方之中而方明實非專指日月山川此注說殊不埒楚辭惜誦云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使折中

今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今命咎繇使聽直此亦說盟誓之事六神即方明之神天及五帝山川亦眩於方明而特舉之者明其神之衆也觀禮記禮祭天地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雖即方明所有之神然實不必專為盟祭故大戴禮記朝事篇以拜日為教尊尊鄭專以為盟神又以意定為王巡守盟神主曰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伯會諸侯而盟神主月其說並無牆證殆不足據方明互詳大宗伯疏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讀其盟載之書以告神也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大官者此與六官及天府司會大史內史為官聯也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左僖二十六年傳云昔周公大公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說使召公盟微子開於共頭之下亦同蓋凡盟書皆為數本一本埋於坎盟者各以一本歸而盟官復書其辭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別授大官以防遺失備檢勘慎重之至也賈疏云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盟詛者欲

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殺行出大難以詛射穎考叔

疏

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

民以雞孔疏云司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其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貨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

人於毫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詒讓案亦如之者亦司盟掌其盟約禮儀及北面詔明神等也臣民盟詛不得設方

明蓋就其地所主之神詔之若周社毫社是也注云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者致衆而陳其罪以告神欲使人與神共絕之也互詳

詛祝疏云犯命犯君教令也者詩周頌下武箋云命猶教令也若士師八成所謂犯邦令者以其萬民犯國教令人數衆多不可盡誅故

盟以威之云不信違約者也者司約注義同云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者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季孫命攻臧氏臧紇斬

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是其事也云又曰鄭伯使卒出殺行出大難以詛射賴考叔者者

左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公孫闕與賴考叔爭車傳于許賴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故詛射賴考叔者杜注云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賴考叔者故令卒及凡民之有約劑者行閒皆詛之引之者證盟詛是與衆共惡之事

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疏注云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者賈疏云此與司約副寫一通來入司盟檢後相

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疏有獄訟者則使之

勘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疏有獄訟者則使之

墨子明鬼篇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訟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

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拙泔撫羊而灑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桃

神之而稟之殪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其禮蓋如此注云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者賈疏云此盟

詛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

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

信者必凶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者此亦萬民盟

出酒脯以祈明神也

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者謂邑閭有盟

詛之事則司盟使其邑閭之人合共其牲邑閭即其地域也出牲若

詩出三物左傳鄭伯使卒出殽行出大雞等是小盟及詛並與其事

者自出牲其大盟則官共其牲封人飾牛牲是也來盟者釋經之致

遂入注云致猶會也經云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即謂

共牲而會其衆庶使來就盟所而盟也云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

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者以盟事既訖而別有祈酒

脯明祈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青空疏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

說文人部云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銀白金也鉛青金也銅赤金也

鐵黑金也案金爲黃金亦爲五金之總名但古制器多用銅故經典

通稱銅爲金此經及考工記攻金之工亦以銅爲主而兼有它金互

詳考工記疏錫即白鐵爲金之別種丹即丹沙與青並爲石之別種

詳升人職方氏疏賈疏云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摠主其戒令若

然地官升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

共主之也注云青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曾青丹干

神農本艸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精熏則生空青

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丹腹孔疏引鄭注

云山海經青丘之山多有青腹釋文引馬融云腹善丹也案彼丹腹

即此丹青青腹亦即空青也丹青

並以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

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

府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

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揭而璽之者揭書其

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揭書其數量辨其物之嫩惡者

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璽疏嫩古美字詳大司

徒疏注云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據考工記文築氏爲削冶

氏爲戈戟桃氏爲劍是爲兵者鳧氏爲鍾栗氏爲量段氏爲鑄是爲

器者六者爲工其官皆當有府冬官闕故無文知非司兵之府者以

司兵掌藏不掌爲也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者此與大府守藏之府

義同賈疏云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

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二者也

兵器之府言爲者攻金之工須造作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

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者大

司徒注云征稅也凡采金玉錫石丹青之入征者有三一則大宰九

職虞衡商賈所貢之功二則九賦山澤之賦此二者爲正法三則地

官虞衡所屬山澤之農出物以當九穀之賦凡此諸征之入職金皆

受之也云揭而璽之者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者謂書其物多少

之數量於代仍著於其物之側以爲表識職幣注云揭之若今時爲

書以著其幣與此義同釋文云著直略反沈張慮反案直略之音爲

附著之著張慮之音爲表著之著以職幣典婦功泉府諸注證之則

陸音是沈音非也云璽者印也者古通以印爲璽詳司市疏云既揭

書掬其數量又以印封之者掬宋附釋音本作掬案掬並前之別

體詳泉府疏以印封書若左襄二十八年傳所謂璽書賈疏云揭即

今之版書掬即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多少并善惡爲後易

分別故也云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璽者蜡氏若有死於道路

周禮正義

六十九

四中華書局聚

者則令埋而置揭焉先鄭注亦云揭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揭槩是也廣雅釋器云揭槩也方言郭注云槩揭也江東呼都案都槩聲

類同合言之則曰揭槩段玉裁云說文木部揭字下曰揭槩也然則揭槩漢時語說文無槩篆者槩即箸之俗字案段說亦通但揭槩連

語即槩杙之名與泛言揭箸別封演見開記入其要要凡數也入

引此注作揭如今題署物疑凡改不足據入其要要凡數也入

入其要者此官既受諸物之入征分送諸府又以總要入大府以備檢攷亦所謂官成也注云要凡數也者說文二部云凡最括也小

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此要亦所入征金玉錫石丹青等最括大數之簿書也云入之於大府者賈疏云職金既知量數錄要簿入

府大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疏掌

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者大司徒注云士司寇士師之屬金罰貨

罰五罰之金與貨二者並先入士官士官以授職金又受而轉給司

兵與彼為官聯也書呂刑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墨辟疑赦其罰百

鍰閱實其罪剋辟疑赦其罰惟倍倍閱實其罪剋辟疑赦其罪倍差閱

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

其罪即五罰輕重之差也蓋罪重者則罰金鍰罪輕者則罰貨之泉

貝賈疏謂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亦通又

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泉貝通爲貨司市有罰布亦貨罰之一也云罰罰贖也者說文刀部云罰鼻之小者从刀从言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言則應罰謂罪疑及小入三宥者則責令輸金貨於官以自贖也引書曰金作贖刑者堯典文僞古文入舜典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書注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賈疏云呂刑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考工冶氏云戈戟重三銑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玄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鄭注冶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銑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若然鍰銑一也言大半兩是三分兩之二鄭意以此爲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爲鍰且古者言金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爲異若散而言之摠謂之金是以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爲金銀銅鄭以爲銅三色是對散有異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爲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齊之理案賈說是也注云給治兵則鄭固以金爲銅矣大司寇鈞金亦謂銅也馬氏書傳以金爲黃金爲孔傳同孔疏云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金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摠號爲金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案孔說與賈同但馬孔書傳所云黃金者蓋並誤依漢制爲說孔見其與古

制用銅不合而不欲顯庠其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非強爲之說實非馬孔義也

餅金謂之版此疏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者謂有故而祭受命帝也

版所施未聞旅上帝共金版則郊禘大祭並共之可知賈疏謂

旅上帝即祭五天帝於四郊及明堂爾雅郭注引此經亦云祭五帝

並非也詳掌文疏云饗諸侯亦如之者賈疏云謂若大行人上公三

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等此旅上帝及饗二者皆設金版注云

餅金謂之版者即爾雅釋器云餅金謂之飯彼釋文云飯本亦作版

郭注亦引此爲釋金版蓋謂鍊冶金爲版金當兼有金銀銅三品說

文金部云釘鍊餅黃金是也云此版所施未聞者禮經祭饗無施金

版之文故云未聞莊存與云禮器曰金次之見情也大饗饗賓皆有

之即此金版與姜兆錫說同案禮器據大饗而言鄭注謂裕祭先王

凌廷堪據郊特牲謂即饗食燕之饗未知孰是莊氏據彼以說此金

版於義可通惟郊特牲文作以鍾次之則金爲鍾不爲版豈不鑄鍾

則以金版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

充之與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者膳夫注云大故寇戎之事此金當兼有

疏銅鐵國語所謂惡金之屬賈疏云用金石而云大故止謂寇戎爲

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也注云主其取之令也者明職金主令取

金石以給之不主造作之事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推捍之屬者釋文

云雷沈云當爲礪即對反捍宅耕反本又作捍案捍蜀石經宋蜀大

字本附釋音本並作捍注疏本載音義及羣經音辨木部兩部兩引

並同而集韻十三耕有捍無捍則北宋時釋文已有二本矣鄭以槍

雷推捍釋經用金石則四者必皆金石所作之器攻墨子備城門篇

有槍二十枚而未詳其制漢書揚雄傳木雍槍纍顏注云以木雍槍

蘇林又云竹槍則非金石所施唯史記天官書紫宮左右星有天槍

天棂又歲星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索隱引詩緯云槍三星棂五星
主槍人棂人則槍蓋類棂皆父之屬而以金沓之與雷者左傳襄十
年孔疏云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
下礮成雷礮殘木碎是也惠士奇云鼉錯傳具礮石如淳曰城上雷
石也一名礮石閑居賦云礮石雷駭注礮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
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一名礮說文於部建大木置石其
上發以機以槌敵案孔惠說並與沈重同是也惟亦金器莊子外物
篇有金椎史記魏公子傳云朱亥袖四十斤鐵椎即其物也淳義難
通別本作檣作檣亦並非金石器不宜與槍雷椎並舉段玉裁校改
檣為檣云檣說文作打撞也通俗文曰撞出曰打案段校近是陸音
宅耕反與打音正協類篇木部云打棂也天官書有天棂又歲星生
天棂長四尺末兌集解引蘇林云棂音檣打之檣檣棂打檣字同是
檣即棂之證蓋亦似父而銳末以金沓之六韜軍用篇有鐵棂是也
此四者槍椎檣皆用金惟雷用石鄭錯舉以見義耳諸器雖用金石
蓋形制簡略猝辦易成故皆臨事乃共與
司兵五兵必平時鑄造以備用不同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鄭

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疏皆有數

于司兵若今時傷殺入所用兵器盜賊賊加責沒入縣官疏量賈而

揭之入于司兵者與職金義同賈謂平其物賈直之貴賤賈疏云其

任器多是金刃所盜財貨雖非金刃以其賊物亦入司兵給治兵刃
之用故並入司兵也注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
器及所盜財物也者司隸任器先鄭注云任持之器此盜賊之任器
亦任持所用傷人之兵器即闖入之賊器也貨賄則所盜之財物左
昭七年傳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明盜所得器

物皆入官也云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賊加責沒入縣官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賊俗字阮元黃丕烈並據朝士注加責取息坐臧校改臧是也此亦舉漢法為況縣官詳天官敘官疏此貨賄入司兵蓋謂無主之臧及盜賊之家財鹽鐵論刑德篇云古者盜有臧者罰是也列子天瑞篇云宋之向氏為盜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則周時盜賊有沒家財之法漢法加責沒官蓋亦據盜官物或無主者晉書刑法志劉劭新律序引漢盜律有還贓界主則有主臧固不入官矣加責亦見朝士注新律序引漢金布律有罰贖入責疑即此也賈疏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槁鄭司加責者即今時倍贓者也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槁鄭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槁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疏其恥為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

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槁者阮元云漢書刑法志作女子入春槁槁槁一字也說文女部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槁罪當從許引作古皐字案阮說是也春槁與槁入字同俗注疏本或作槁宋本說文作槁並誤釋文亦作槁字而音古老反案從木之槁不切古老地官敘官槁人陸音苦報反與此不同則疑陸所見本亦誤作槁蓋但依本作音忘檢地官先鄭讀也經本槁槁字多互譌詳地官敘官疏注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者先鄭意上云掌盜賊此冢彼為文亦身為盜賊罰作為奴者也云輸於罪隸春人槁人之官也者謂司厲收其人輸彼三官使為奴給役男即罪隸百二十人女即女春枕二人女槁十六人及奚各五人是也漢刑法志顏注引韋昭云春春人槁槁人也給此二官之役說與先鄭同又引孟康云主暴燥春之也則釋槁為枯槁之義不為官名失之惠士

奇云罪隸百有二十人役辱事積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隸臣地官
女春枕女稟皆有奚奄人掌之是爲春稟而天官女酒女漿女籩女
醢女醢女鹽女冪春官女祧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不獨給事
春人稟人總謂之春稟若漢律之白粲鬼薪詒讓案墨子天志下篇
云丈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春曾僕圉卽此罪隸春曾卽此春
豪曾者蓋枕之段字卽地官敘官之女春枕又管子小匡篇云女三
嫁入於春穀亦卽此春豪也據管子墨子所云則古時凡輕罪及俘
虜亦入罪隸春豪不徒盜賊之家人也至墨子之胥靡卽司圜罰作
之刑參校古書疑古者罪人從坐亦有入圜土者故書說命孔疏引
晉灼漢書音義釋胥靡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蓋
入罪隸者不徒盜賊之奴入圜土者亦不徒罷民二者可互證矣云
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者蜀石經無爲字各本並有此
謂古皆以罪人爲奴婢也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皐人也惠棟
云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初學記引說文曰男
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奴婢卽犯事者或
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引尚書
曰予則奴戮女者甘誓湯誓並有此文僞孔本奴並作孥漢書王莽
傳禁不得賣買奴婢詔引亦作奴與先鄭同先鄭意謂書之奴戮卽
指罪人爲奴婢者故引以爲證案湯誓僞孔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犯孔疏引鄭書注云大罪
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亦引此經爲釋是鄭本書似亦作孥其釋
孥戮則亦爲子孫從坐與先鄭義異也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時
乃楨榦無敢不共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孔疏引鄭書注云無餘刑非
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
豪不殺之亦與湯誓注義同又引論語曰箕子爲之奴者微子篇文
集解引馬融云箕子紂之諸父見紂無道佯狂爲奴先鄭引之者以

箕子佯狂為奴亦自同於罪人與書云奴戮同也云罪隸之奴也者謂書及論語所云即男子為奴之入於罪隸者也又呂氏春秋開春論云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腹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此之謂也腹繫也亦即此罪隸之奴也云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取為奴欲焚其籍也者賈疏云左氏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引之者證隸為奴案杜注說同先鄭詳司約疏云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者破先鄭身坐盜賊為奴之說謂父母犯罪其子女沒入為奴也以經男入罪隸女入春臺並家其奴為文故如奴者男女同名漢書刑法志注引李奇亦云男女徒總名為奴析言之則男曰隸曰奴曰童女曰奚曰妾故說文辛部云男有辜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互詳天官敘官疏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也男入歲女七歲而毀齒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者齒正字當作齒俗省作齒此不必為盜賊或別犯他罪當為奴者皆為褻尊且以恤老幼故特免之與小司寇入辟議貴之辟及司刺三省幼弱老旄之省意同也注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下士一命中士再命上士三命賈疏云見典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天子之士皆三命以下可知云齒毀齒也者說文齒部同廣雅釋親云毀齒謂之齒釋名釋長幼云毀齒曰齒齒洗也毀洗故齒更生新也云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者大戴禮記本命篇云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韓詩外傳家語本命篇說苑辯物篇說文齒部說並同賈疏云曲禮云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齒不加刑焉又不為奴若七十者雖不為奴猶加其刑至

八十始不加刑以其八十九十始名毫故也

大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牲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

以王車轅之瘞謂埋祭疏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者釋文云牲本亦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疏作全案全牲聲類同月令循行犧牲視全

具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並以全為牲此經牧人牲物字作牲不作全則別本非也此官共犬牲者其與槁人豢之與彼為官聯也注

鄭司農云牲純也者牧人先鄭注同牲物為純色對下駢為不純色也亦詳牧人疏賈疏云純色則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

類也云物色也者保章氏注同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者謂磔犬伏於較壤以王車轅之而行也賈疏云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較道之

祭時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較祭之時大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較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大羊可也是其兩用也案賈說是也互詳

大馭疏云瘞謂埋祭也者即大宗伯地示三祭狸沈之狸凡瘞埋有牲玉帛三者此瘞則專據埋牲言之詳大宗伯司巫疏引爾雅曰祭

地曰瘞埋者釋天文祭地瘞埋用犢不用犬此引之者欲證此凡幾瘞亦謂祭地示耳非謂方丘北郊之祭亦埋犬也互詳司巫疏

珥沈辜用駢可也故書駢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為庶爾雅曰祭山川林

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為駢謂不純色也疏凡幾珥沈辜用駢玄謂幾讀為創珥當為珥創珥者豐禮之事疏可也者賈疏云駢

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駢是也用純為正用駢亦可也注云故書駢作龍者中車注同詳牧人疏鄭司農云幾讀為庶者釋文

庶作被下引爾雅同段玉裁云幾與庶雙聲故讀幾為庶管子形勢祈羊沈玉祈亦讀庶釋文庶作被從示支聲詒讓案玉人注又作祈